

舌尖上的馬耳他

到現在還記憶猶新的味道是到步第一天晚上在馬耳他洲際酒店的餐廳嘗到的、一道被我稱為「大盤手撕兔皮帶麵」而實際名為「pappardelle with local pulled rabbit」的主菜。因為它無論口味還是口感，都太像親切的新疆傳統美食大盤雞拌麵了。

除了在地中海「觸手可捕」的各類優質的生猛海鮮，兔肉，作為普通民眾爭取平等權利的象徵，從十八世紀起正式成為了馬耳他人的傳統食物。在聖約翰騎士團統治期間，唯有騎士才享有狩獵特權，而平民百姓只有在每年的莉穆娜照明節當日，才被允許狩獵並食用兔肉。

雖然在網絡上很多人介紹馬耳他最有名的燉兔肉（Fenkata）時會

▶馬耳他美食



稱之為一道「不吃一定會遺憾，吃了也許會後悔」的菜餚，但我吃過的不論當地餐廳還是私人烹飪的燉兔肉，都軟嫩可口。用鹽和黑胡椒醃製過的大塊兔肉在用橄欖油翻炒出香氣後加入肉桂、紅酒和薯仔等一起燉煮，綜合各種香料甚至調味出了中國北方菜系方向的口味，是實屬「不吃一定會後悔」的美食。

Pastizzi是另一道酷似新疆烤包子的馬耳他經典小吃。烤得外酥裏嫩的餡餅裏或夾着羊奶芝士，或夾着雞肉，或夾着豆蓉，脆皮軟餡，層次分明。在它面前，遊客和本地人都是同樣的迫不及待，一邊吹涼一邊放入口中，一邊用各種語言讚嘆着「好吃！」

還有首都瓦萊塔街頭名副其實的「網紅」潛艇三文治和巷道裏隨便一家小店樸素的燉章魚，都是不應錯過的舌尖上的馬耳他。

（馬耳他之行，完）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閱讀的意義

香港公共圖書館重開了！

雖然很多大型書局也可以暢快地看書，裝修環境更優雅更舒適，書也相對更新更潮一些，但我還是更愛公共圖書館。書局畢竟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機構，無論是書籍本身聳動的標題，還是書架旁樹立的「暢銷」標籤，種種細節，都在提醒着讀者要付費買書。相反，圖書館因為沒有盈利的動機，就多了一層「你看與不看，我的書都在這裏」的雲淡風輕。帶着目的來找書的，根據編號去後面成排成行的書架上「按圖索驥」即可；像我這樣隨意閒逛的，最喜歡的就是剛剛進門的「新添書籍」區域，總能意外找到一些從未想過去讀，但翻閱之後又有驚喜的書。

好奇查了一下資料，二〇一九年香港公共圖書館中英文書籍總借閱次數為三千三百七十九萬次和九百六十七萬次。其中借閱量最高的成人中文小說類書籍，排名前五的是《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俠客行》、《倚天屠龍記》和

《鹿鼎記》，前十名中金庸作品共有六本。原本以為可能是金庸大師仙遊，推動更多讀者回到圖書館，通過文字緬懷大師，但又看了一下二〇一八年的數據，依然是《射鵰》和《神鵰》高居榜首。成人中文非小說類書籍中，前五名則是《大阪、京都》、《東京食玩買終極天書》、《九州達人天書》、《東京》、《九州》，前十名全部是旅遊書，前八名全部關於日本，第九名關於澳洲，第十名關於台灣。

逃離現實生活，或許是香港讀者閱讀的終極意義。心靈上，尋求的是快意恩仇的武俠世界；身體上，即使因為疫情暫時無法離開香港，也要借幾本旅遊書，讓生活有憧憬，讓眼睛去旅行。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異國中秋

周末正做家務，美國好友維拉特地出門來，分享她新烤出爐的椰香糯米糕，用的還是老家夏威夷的方子。我回贈網購的月餅一隻，是她最愛的黑芝麻餡。大家戴着口罩，隔着六英尺遠，在門口閒聊幾句後互道珍重。這幾乎就是目前全部個人社交生活了。

社交活動少，擔心疫情，避免聚會是其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事務繁忙，無心娛樂。開學一個多月，整日忙着線上教學。備課、上課、找學生，往往事倍功半，比線下教學花的時間多得多。另有各種視頻會議，公務電郵要處理。遠程工作當然有好處，比如不用每天衣冠楚楚，一本正經地進辦公室上班。在家辦公，時間更機動，心理上多少放鬆一些，但也容易開小差，效率低。尤其因為有時工作真不如幹家務讓人有成就感。買菜一趟，家裏「存糧」增長，心中不慌。打掃房間，事後窗明几淨，心情舒暢。工作中很多任務卻無法一蹴而就，必須等待時機，等待配合，等待信息，難有定論，難有斬釘截鐵的結局，很是磨人。

又到一年團圓節。今年大學不再有亞洲留學生聯合舉辦一年一度的中秋晚會，每年去維拉家一起做月餅的活動也因風險高作罷。如何排遣「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愁緒？享受日常小勝利：買到了一把特別好使的新拖把，解決了連接辦公樓打印機的技术問題，和退休賬戶經理敲定了新一輪理財方案，還有好友不時「投餵」的美食。

生活中混亂再多，總有釐清的一天。高速運轉，熱力四射的工作狀態值得體驗、享受。當然，也時不時要休息一下，吃點好的。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幾度封館 望穿秋水

十月金秋，想起北京西郊香山紅葉。當年因撰寫中央樂團團史，有幸連續幾年親歷其境。疫情下的香港古典表演藝術界，這個十月絕對是望穿秋水的金秋。

事緣本港各大演奏廳，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兩次全面封館。第一次是一月下旬農曆新年期間，疫情首次爆發而封館，到六月才有條件地重開，七月初開至百分之八十座位，各藝團逐漸恢復演出。可是第三波疫情突發，七月中再度封館，直至九月中旬讓藝團作內部使用，現場聽眾要到十月一日才得以進場。場地雖只開放半數座位，台上台下都熱切期待重返音樂廳。

上月有機會與三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表演文化的朋友面談，問到今年封館，在他們三十多年任職經驗有否經歷過，三人都約而同說從沒有，透露取消節目逾六百場。之後與在港隔離的德國資深指揮柏鵬作電話訪談，問他冷戰時期

迄今為止的人生經歷中，我到訪過三個「中大」，分別是廣州的中山大學，香港的中文大學，高雄的中山大學。這三所學校，都簡稱「中大」。

廣州的中山大學，一直陪伴着我的大學時代，皆因為上世紀末期，內地開始流行年度內地高校排行榜，它與我就讀的四川大學在好多年份裏都是「鄰居」，我對於它的王牌專業等簡直瞭若指掌。但真正對它有感性認知，卻是在《南方周末》做記者之後。當時，廣州的報業在內地獨樹一幟，而在業內赫赫有名的江藝平等報人，都是她的校友。長於寫十四行詩的當代女詩人馬莉，

前幾年，有人寫了本書，大談隱士文化，又找出許多現代隱士來。「隱」在中國文化中歷史悠久，意味深長。「隱士」而能讓人找到，恐失了「隱」的意義，但若找不到，又怎知隱者之存在。這真是道難題。

「隱」看似首先是空間上的，找一座山或一間廟，避居於內，不與外界打交道。但在山或廟裏的不見得真隱。多年前，我在京郊參加一個活動。散場後，有人說附近山中有一古廟，早年破敗了，最近來了新的當家和尚，極有作為，是個奇僧，勾起大夥兒興趣，相約往訪。一行人在他帶領下，緩步上山。快到頭道山門時，忽聽身後車響，轉眼一輛大路虎超過我們在路邊停下，司機探出光腦袋，與領頭者打

那些年的武俠片

這幾天爾冬陞因在內地綜藝節目《演員請就位》中的犀利言辭而引發網絡熱議，關於他早年做演員的經歷也被再次提及。

爾冬陞與其兄姜大衛都是香港早期最紅的一批武俠小生，他們成長於香港武俠片的光輝年代，背後是邵氏電影及旗下胡金銓、張徹、楚原、李翰祥四大導演。無論是暴力美學的鼻祖《刺馬》，以手持拍攝、升格鏡頭等手段從節奏、剪輯等方面革新武俠片拍攝技巧的《新獨臂刀》，啟發李安《臥虎藏龍》、張藝謀《十年埋伏》的《俠女》，還是在商業上大獲成功的《三少爺的劍》，那些年的武俠片可謂香港電影一時之高峰。

從來未試過這一種期待，心情忐忑不安，七上八落。希望能夠盡快看到，可又覺得應該保持距離，這樣才可多一份反思，減一點痛悲。就像重溫歷史般，回憶往事並非要勾起民族的仇恨，也不是要人們沉溺傷痛。回憶的動機，其實是想向前看。中秋和國慶節之前，我終於觀賞到以新冠肺炎事跡拍攝的《在一起》。

《在》以「時代報告劇」為載體，類似香港俗稱的「實況戲劇」。角色和故事都以真實人物和事件為原型，展示了新冠肺炎在武漢出現和爆發的本來面貌。首兩集的故事名為「生命的拐點」，場景是江漢傳染病醫院，主要角色都是醫護人員。

大隱隱於網

招呼，正是那位奇僧。

車比人快，我們進廟時，奇僧已在院中等候。他四十開外，臍鼻闊口，雙目炯炯，帶着我們參觀新修的三大殿、卧龍古松，又指着後山道：二期即將開工，在坡上修兩棟僧舍，招更多僧人。大手揮起又落下，開疆闢土之勢，令人嘆服。稍停，大家在客堂落座，奇僧親任知客，喚小僧捧出清茶、新烘的花生板栗，邊吃邊談。他的口才極好，或真或假的京中政商秘辛，無所不曉。數小僧侍立一側，或續水，或幫腔，不敢坐，雖為山中佛堂，只與朝市無異。

有此一番見聞，我愈發心服大隱隱於朝市之論。真正有效的隔斷，是感情隔斷。「心遠地自偏」，古人說得很在理。「

只是後來世殊時異，俠道沒落，市場不再對武俠片懷抱熱情，除了《刺客聶隱娘》、《一代宗師》幾部藝術性質的功夫片外，武俠幾無姓名。幾年前爾冬陞再拍《三少爺的劍》，票房口碑平淡收場。

然而武俠片的傳承真的就此終斷了嗎？未必。幾天前的金雞百花電影節舉辦香港電影周，展映了與邵氏四大導演同時期的香港導演張鑫炎執導三部經典武俠片：《少林寺》、《黃河大俠》、《雲海玉弓緣》。

如今提到張鑫炎，很多人的反應是「李連杰、吳京的恩師」、「第一部內地香港合拍片《少林寺》的導演」。張鑫炎對於中國武俠電影的發展卻是影響深遠。

只要，在一起

張院長與愛徒譚醫生都曾經歷非典和禽流感的侵襲，對於來歷不明的新冠肺炎並不懼怕，但也束手無策。「生」以該師徒和其他醫護人員面對疫情而開展故事，當中有關生離死別，在所難免。然而，「生」劇並不濫情。角色都是盡責的醫護人員，但也有人性化的另一面。疫情爆發初期，深切治療室陸主任便埋怨上級沒有積極籌措防護工具，致令醫護人員沒法全心投入工作。不過面對來勢洶洶的病毒，全院人員很快便上下一心，以救人為首要目標。

張院長說：「現在是說責任的時候嗎？」無論是江漢醫院抑或其他兄弟醫院，

隱者」本無需深山為鄰，要在堅持內觀之念。如今，生活空間虛擬化了，隱於朝市又不如隱於網絡。大隱隱於網，不一定是與網絡永久或間歇隔絕。比如，資深潛水者，冷眼旁觀網上唇槍舌劍，狗血八卦，爆梗熱搜，只如見山中雨來，風吹雲散，濕地自乾。

隱於網不容易。我也多次嘗試，比如定點下線，只看不說，只讚不評，可惜堅持不了多久，又老方一帖，故態重萌，甚至變本加厲，就像放棄節食者總會胡吃海塞一樣。奈何奈何！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原因要回到他一九六六年拍攝的電影《雲海玉弓緣》。在這部電影中，武俠片第一次出現了「武術指導」這個概念，出身武術世家的劉家良，以其對於中國功夫的鑽研與領悟，在《雲海玉弓緣》中，從過去的龍虎武師一躍成為一位出色的武術指導。

後來「武術指導」又從武打片的重要組成部分，漸漸發展為全世界的涉及動作打鬥的電影中都會出現的一個職位，「動作設計」，成為武俠逝去的今天，武俠片一條綿延至今，並將繼續影響後世的幽深脈絡。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一見報

所有醫護人員都並非孤軍作戰。除了如實呈現醫護人員的工作情況，劇集亦有戲劇鋪排。第一集的重點就是眾志成城，同心抗疫。故事前半段較為沉靜，至末段出現群眾湧進醫院求診的震撼場面，醫院卻仍是盡力接收病人。第二集的醫生、護士和年老病人接連倒下，但亦有年輕病人復原出院，雖然疫情未過，但總算穩定下來。劇末所有角色都脫下口罩，展露笑顏，對未來充滿期盼。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亮音樂會》，由樂團副首席梁建楓客串指揮。接着本周五更推出全新的樂季揭幕演出，由廖國敏執棒兼鋼琴獨奏，以柯普蘭、林樂培、貝多芬等強音，奏響香港的十月金秋。



樂問集

周光蓆

逢周一見報

月型的水池，波光粼粼，倒映着小葉榕的新綠，珊瑚可愛。池水與吐露港山水景色幾乎細成一線，而亭外牆所刻錢穆先生的《天人合一論》及「天人合一」印章，提醒着人們：這是中大，香港的中大。遙想當年，錢先生在新亞講課時，聽課場面頗為壯觀，過道被擠得水洩不通，乃至錢先生需踏着學生課桌，才能登得講台。不知如今的「後浪」，在此搔首弄姿打卡之時，是否會想起這些新亞往事。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中大」

是該校八十年代的中文系才女，她是引薦我進入南方報業的領路人。我曾和她探討過報業的中大現象，她說，有人文的底蘊，才更容易接近「真相」。我深以為然。相比於所謂的排名，我更記住了這個學校的畢業生能寫出「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這樣的新年獻詞。

中秋假期，我到沙田staycation，酒店就在中文大學隔壁。可當我打算去未圓湖邊晨練時，卻被擋在門外，據說是疫情期間，嚴格限制訪客。無奈之下，我只好讓在此做博士後的老鄉帶我入門。秋風習習，天高雲淡，我直奔合一亭。兩年未來，亭旁的竹樹依舊，亭下的石櫈依然。新